

菩提鳳梨

卜敏正

那些年，你常在菩提樹下，看著車來人往。

灰白色的菩提樹幹上有些傷痕，似陽光炙過的痕跡。突出的枝椏掛著一支鋼刷，鐵灰色的刷柄套著如牙刷般的刷釘，刷釘上還纏著黃褐色的鐵鏽以及墨黑的油漬。遠遠望去像隻黑色毛蟲，張著一簇簇長毛安安靜靜的攀在樹上。

風吹，菩提葉落。黃綠色的葉，長長的尾似雨滴。

樹下是你停車的地方，是阿財的驗車場。他總在樹蔭下環視來訪的機車外型、色彩、樣式，然後發動車子，聽聽引擎的聲音。從噠噠、撲撲或轟隆隆的引擎氣流聲，以及排氣管的煙影，評估車的價值、狀況，然後他會拿起鋼刷緩緩彎下身，低頭探看引擎號碼。如有乾涸油漬就以鋼刷清理，再以工作手套抹去號碼上的黏油污印，確認引擎編號與行照是否相符，這一切標準動作不只是驗車，亦爲了保護自己。

才進入阿財店裡，那果香便撲鼻而來。你看見櫃台右側置放了一顆鳳梨，黃金甲、綠葉條，個頭橢圓、飽實芳

郁，屋子裡似染了一片鳳梨糖霜，空氣中溢滿甜香，更勝財旺意喻。

「先坐一下，隨意就好！你自己倒茶！」

阿財看你進門後抬頭打聲招呼，仍站在櫃台後忙碌。他的專注神情讓你想起銀行裡西裝筆挺的理財專員，委請你申購各種理財、保險、基金，當他們完成一切說明程序，爲你的存款擘劃出巨大的泡沫夢想，你將被動而自願地在文件下方簽名。若招呼你的是高層主管，或許會遞上他的白金筆、萬寶龍，讓黑色筆桿上頭的白色雪花炫閃你的視覺神經。你當輕聲詢問筆的品名、價格，是飄浮、藍寶抑或布拉姆斯、莫札特，每一支筆的背景故事都負載著不同的價值、身分與主人品味，但這來自白朗峰山頭的雪花，是多數基層工作者不曾親近的奢侈品。

在鳳梨果香中你爲自己倒杯茶，褪色的冷茶。

確認證件後，阿財囑咐客人十日後再來取回過戶資料，便從櫃台下數了鈔票。中年男子點算無誤後將錢塞入後褲袋，隨即轉身出門，騎車離開。

菩提樹下一陣白煙，油煙味污濁了鳳梨果香，讓你急忙關上玻璃門。玻璃門上貼著幾個綠色大字「機車租賃」，「流當買賣」。這是民間的地下金融、小額周轉、阿財的機車行。

阿財坐下來掏換茶葉，並從牆角紙箱中提出兩顆鳳梨。

「這係十七號，厝內咱己種的，要拿回去喔！」

倏忽，來自鳥松的十七號金鑽就移至你面前，金黃色的香甜讓你有些不知所措，只有不斷稱謝。他又提起一只鳳梨，踩著木屐至後頭剖殺。木屐卡噠、卡噠的聲音帶他走進闌然闇黑的廚房，景深托襯他的白衫與七分短褲，像五〇年代的黑白電影。

阿財身形瘦削，與你有同窗之誼。工作之餘偶有閒情，你就至他的店裡泡茶休息。從他的小平頭、身上的衣褲、穿踩的木屐，以及夾放在肩頭與白衫間的菸盒，多數人必皺眉懷疑。若看到左肩臂膀上靛藍的鬼頭刺青，或許更會側目擔心。但你對他有極深的認識、深厚的交情，知道他的生活方式、行為舉止，其實有令人稱道的兄弟之情。

每次看見阿財的身形穿著、臉上表情，那皺眉、咬唇、拘謹、認真的側臉，似跨越時空歲月撞見三島由紀夫作品中的日本男子，不是《潮騷》裡的健美新治，而是

《炎上》電影海報裡身形看似羸弱的青年溝口，他有自己的想法，對生命耽美的堅持，一如阿財對是非、善惡、情義的判準有自己的一條線。他知道自己不是主角，但是當他相信一個人、認定這條路是對的，縱是烽火刀槍的戰鬥廝殺，兩肋插刀，攻城略地，他仍將為君請纓，全力以赴。那率直、灑脫的氣勢、神色以及被煽動的情緒，十足就是電影海報裡的角色走進現實場景。

機車租賃是阿財的店名招牌，但借款放貸才是他的主要業務。社會新聞中常說某些人從事「掛羊頭賣狗肉」的工作，阿財倒不避諱。他說自己就是「拿機車換現金」的機車當舖，面對客戶的第一句話就是：

「阮是辦機車借款，你想要借多少？」

機車借款與地下錢莊類同，都是為了賺得高利。你知道許多高利貸業者以重利借款，利滾利的壓榨、循環，彷彿借款人的靈魂都被榨乾，只能渾渾噩噩的逃避、吶喊，慚慚地成為社會新聞的主角。

但阿財的機車借款重點在於機車，借款人擁有愈高檔、價值愈高的機車，即可借支更高的金額，其間的租金利息就相對便宜。事實上，其收取的高額利息仍遠超過法律規定，因此，為避走高利放貸的法律漏洞，阿財將機車過戶在自己名下，亦即先將機車買斷過戶，付予車主一筆車款，再以十天一租的方式簽下租約收取利息，機車仍然

可騎，雖然行照上已不是你的名。

然後你知道街頭巷尾當舖廣告上「高價收購 原車可用」的真諦，也清楚社會流傳「開著雙B找現金、軋票期」的背後意義。

剛開始，總以為這麼高額的租金利息應該沒有太多客戶，後來你才發現，這荒謬的質借行為不僅有客戶，還有許多的老客戶，他們是阿財眼裡安全、沉默的好人。每逢月底或三個月、半年，他們會來店借急，十天一到必準時還款、連本帶利從不延宕。若有延遲亦會來店告知，在菩提樹下商討寬延利息。開卡車的老吳即是一例。

老吳是砂石車司機，經濟景氣的時候建設公司到處蓋房子、建大樓，那一趟又一趟的砂石載運就是熱騰騰的鈔票。聽說那時候老吳跑車搶砂，三天兩頭就是五千萬的賺，跑車空檔還可以拿錢賭牌湊熱鬧，臉上雖有抹不去的疲憊，但褲袋裡的錢包卻進出開懷，有韻律的載運、行車、停車、傾倒，嘩啦嘩啦的砂石流動聲音，就像叮叮咚咚的銀色硬幣裝進口袋。但是當市場晴雨不定，收入亦不穩定，口袋少了重量，但許多固定的開銷卻不能停，於是，機車借款即成爲救急。

菩提樹下，一位紅衣女子停下機車，她連安全帽都沒有拿下，向門內的阿財遞了張千元鈔票，說了名字便轉身離開。

老吳的野狼機車兩年前就過戶這裡，他的家人不知道，或許連他自己都忘記騎的是別人的車。他大約每兩個月就騎車來這裡商借一萬元應急，十天後卡車公司領薪就來還清，從未拖延。他的車也不再過戶，車籍資料就一直押在這裡。但幾個月前，眼看租約到期卻未見到老吳的蹤影，阿財撥了電話也沒有回應，只有依證件上的戶籍地址查找。

找人、討債是銀行、錢莊、機車借款的重要工作。銀行寄掛號通知、存證信函；錢莊派小弟擾動周邊鄰里，文攻、武嚇、白布條；阿財只是循著地址先探看究竟。

生命無常。誕生、告別、意外、救贖往往在一瞬間，倏忽而來、轉身而去，剩下的只有片片斷斷的回憶。

那日去到老吳家，門外竟是一片藍布白幡喪儀，法會誦經悼文聲遠遠就可以聽見，那驚訝的咒語，一遍又一遍響在阿財心底，老吳的家人則在炙熱的金爐前燒紙錢。原來老吳發生車禍、卡車翻覆，從此陰陽兩隔。阿財看了這哀戚光景，就順道送了白包奠儀。回來前還問了他家人的資料證件，將車籍過戶給老吳的母親，過程中的手續、零瑣的費用就當作思念故人的哀儀。

許多日子後你依然記得，阿財說起老吳，眼光仍有些許不捨、無奈與落寞的表情，這種借貸行為、金錢往來，似乎仍牽扯許多旁人難懂的情感互動。兩人間的關係就在

借錢、賺息的時光中互信累積，老吳生活的道途或許有些遠、有些苦，但總知道路的遠方有杯水可以解渴。雖然這杯水撐不遠，甚至愈喝愈渴，但總是老吳的一線希望。一旦路毀、線斷，什麼都沒有了。

「呷鳳梨配茶！」阿財招呼著你。

水壺白煙蒸氣噴起，他先熄火降溫然後溫壺、納茶、沖茶、養壺。你則以牙籤戳起金黃色的鳳梨果肉送入口中，這鳳梨汁飽味香、酸中帶甜的好滋味，一入口將舌津都化開了。

「很甜喔！現在的品種都改得又香又甜，不像我們小的時候，很多都很酸。現在還有十九號蜜寶更香甜。如果你要吃酸一點，要等七月的土鳳梨。那個我們都是交給做鳳梨酥的……」

阿財一口鳳梨經，訴說農家的艱辛歲月，似烈日下戴著紙帽的鳳梨，只能以陽光、汗水滋養出甜蜜價值。除此之外，他手上的泡茶工夫亦沒停。那紫砂小壺讓茶湯養得油亮泛光，聽說使用愈久愈能孕出茶香。對於此，你懂得不多，僅能依樣畫葫蘆。當他將茶湯注滿聞香杯，你以小茶碗倒叩、翻轉，然後握杯於掌心嗅聞茶香。

淡雅清香、茶色青黃、味甘醇、齒回香，是好茶，難得好茶。茶湯交融了鳳梨的甜滋味，讓喉韻甘甜不已。

你與阿財討論借款人的想法，對於高利與借貸的看

法分析，他也納悶的告訴你，許多車主就是不願意歸還本金。他們習慣、願意十天納一次利息，規律、守時、守信，甚至皮夾裡有錢，阿財也提醒對方可以先還一部分，利息可以少算點。但他們就是不終止雙方的借款、租約、交易，這對阿財似乎是無解的難題。

或許這就是人性。害怕空虛，沒有錢、沒有安全感、沒有了自己。

近晚，阿財依借款行事曆逐一聯絡車主告知明日到期繳息，每一通電話似都不順回應，就像朋友來電提醒、一點點壓力，阿財的親善完全不像新聞裡的暴力討債、逞凶惡搞。

「只要不賭、不吸毒，會來這裡的都是甘苦人！電話能聯絡的都是好人，都是老實人。」阿財這麼告訴你。你亦相信每一通電話背後都有些難題，為工作、為家庭、為生活、為子女，連續的泡麵、空蕩的米缸、斷電的夜晚、即將斷炊的晚餐。當然，也有許多人單純的只為自己，他們明日不一定能支付利息，那又該如何？

「看著辦啦！如果是呷飯錢我不會吃他，大不了把機車牽回來。」

「如果愛賭，西厚！」阿財露出一抹不平、無畏的神情。

你點頭苦笑，知道他的義理、情感與道德界線。日

日面對那形貌各殊的男女老少，孰知苦難面具背後是貪心的狼抑或懶惰的羊，一旦車停菩提樹下進入這裡，橫互於前的不是法律規則，而是人情義理，以及人性的黑暗與光明。幽明間的界線並非絕對，或許講道理、留些情面，但也可以完全無情、無義、無理，因為多數的掌權者、放款人已吃定借貸者的無知、無助與不知所措，一旦越線進入吸血放款的網，無論獵物肥瘦圓扁，身上的血肉終將被吸盡、任其宰割。要遇得阿財此類放款人，談情理、講人性，助人走過生命困頓的道路，一起穿越大環境不景氣的隧道，世間少矣。

幾次回沖，茶味已淡，你準備離開。阿財送你至菩提樹下忽然感慨，對於是否繼續經營這裡表達猶豫。他總以為自己不夠凶、不夠壞，多了情緒、少了魄力。加上近年來信用卡借款愈來愈普遍，好的客戶愈來愈少，真的需要機車借款之人幾近窮途末路，當瘦羊入門僅剩一層皮當如何處理？

你沒有答案，顧左右而言他，手裡提著鳳梨抬頭望著菩提樹上亮晃晃的光穿過樹梢、葉脈落在你的眼裡。再看吧，這個時機、光景做什麼好呢？

年後，阿財決定結束機車借款的工作回家種鳳梨。平時，除了幫忙父親打理那幾分鳳梨田，還找朋友合作開了一家釣蝦場。工作似乎更辛苦、更忙碌，但他總告訴你這

樣比較心安理得，不必強迫別人，亦無須委屈自己。你問他關於那些租約、借條、車籍，他竟瀟灑的告訴你，都讓客人領回去了，或撕了、燒了、歸還過戶了，那豁達自在的神情，似一切都與他無關，這讓你驚訝自己豈能做到。

坐在釣蝦場的餐台前，阿財又提了一只鳳梨要你帶回去，你受寵若驚的回應他的厚禮，他仍然是那句老話：

「這係咱己種的，要記得拿回去喔！」

鳳梨果香中你看見他的膚色黝黑許多，但一樣的小平頭、白衫、七分褲，揮汗如雨。在這南臺灣一隅，釣蝦場幽幽灼明的晝光燈下，精瘦的身軀底，讓人看見他無懼、偉潔的背影拉得長長遠遠、銀銀亮亮，單在每一個人身上。木屐踩著卡噠、卡噠的聲音，在蝦池邊進出撿盆、收竿、理線。若以電影的長鏡頭遠遠地定格不動，他依舊是三島由紀夫文學筆下的美男子。

像個主角明星。

不同的是，這兒少了菩提樹蔭。

卜 敏正

• 作者簡介 •

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 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碩士。目前從事平面廣告行銷與文學寫作、教學等工作，並協助推動嘉義縣市鄉鎮社區營造工作。作品曾經獲得桐花文學獎、臺北文學獎。



• 得獎感言 •

我的創作都是身邊的小人物、小故事，我只是寫出其中的喜、怒、哀、懼、愛、惡、慾與真實情感。創作是自我療癒，得獎則是鼓勵與成長。

謝謝評審的肯定，對於寫作，我應該更細心、更努力。

謝謝家人的支持。

感謝上帝。

評語

陳列

這篇文章藉由第二人稱的敘述角度，讓敘述者隱身在一個距離外，帶著些客觀和疏離意味地以平靜的心情和眼光去觀看和思索若干世相和人情，時而獨語，時而自我對話。

全文文字淺白，語氣清淡，在描繪記述和說明之間，輕盈剪裁和鋪陳，具體且生動地呈現了阿財這個曾以機車租賃、流當買賣為業的人物的生存態度，並也讓人認識了社會某些角落裡生活形貌的細節。

篇名中的菩提和文中一再提及的菩提樹，似也有另一層佛法中離苦得樂之願行的象徵意思，讀來有趣。但有幾處說理過於直接，釘板而俗泛，嫌欠較為深沉而動人的韻致。